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 第五十九回 索賭債夏鼎喬關切 救縊死德喜見幽靈

且說譚紹聞輸銀八百兩，又幾乎鬧出官司，少魂失魄的到了家中。上的樓來，王氏問道：「在誰家坐了這大半日？」譚紹聞心不在焉，竟是未曾聽著。巫翠姐道：「娘問你在誰家，怎的不答應呢？」紹聞道：「在東街綢緞店坐了。」冰梅道：「與大叔留的雞兒魚兒，吃也不吃？」紹聞道：「拿來。」冰梅與樊家捧了四器，放在桌上。紹聞舉箸一嘗，卻也極為適口。爭乃心中有病。仍然嚥不下去。只得揀一塊魚肉，抽了刺，給與官吃；尋一個雞胗肝兒，強逗著嬉笑而已。

吃畢，便去東樓一睡。因悶添倦，不脫衣兒，只睡到四鼓方醒。睜眼一看，西天月色晶瑩，直射窗櫺，方曉得天已大晴。

雞聲一唱，觸動了白日所為之事，暗暗推胸，好難受的這個悔字也。

挨到天亮，只得起來梳洗。無情無緒還上碧草軒來。飯後時節，只見一個小孩子，拿著一封小書札兒，送到軒上。譚紹聞接拆一看，上面寫著：

字啟譚賢弟入目。套言不敘。昨日那宗事，此人已索討兩回。那人見小之輩，性子又粗，賢弟深知。可楚結了他，無使我作難也。千萬！千萬！

知名不具

紹聞看完，早知是虎鎮邦索債事。向小孩子說道：「我也與你寫個字兒捎回去。」小孩子道：「我送這字是三十文錢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也與你三十文，你捎一封回書去。不然，那裡便不知道你送到不曾。」小孩子道：「相公快寫，我還要上街賣糖去。」譚紹聞取過一副花箋，寫道：

來諭已悉。自當急為楚結。但天色初晴，通衢皆是泥泞，容候三日後，如數以償。謹此奉復。

名心印

寫完封緘了，遞與小孩子，也與三十文錢，叫他持札回復。

到了夏家，貂鼠皮看見便道：「是一角白頭文書，不用說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先行知會文書，然後解的餉來，也未可知。」接書一看，原來是定期三日以後，貂鼠皮道：「要上緊些，怕久了走滾。賭博帳，休要太認真。」白鴿嘴道：「這樣主戶兒，輸下一個不問他要兩個，就是光棍家積陰功哩，那怕他走滾麼？但事只宜緩，若太急了，他再遭就不敢惹咱了，豈不是咱把財神爺推跑麼？」話猶未完，虎鎮邦到了，向這兩宗賭賬的消息。夏逢若道：「這是譚宅來書，定期在三日以後哩。」虎鎮邦哈哈大笑道：「就是三十日，誰說遲了麼？當下他只要不撒賴，久後他只要不斷賭，東山日頭多似樹葉兒，叫他慢慢的納進奉。方不可一槍紮死楊六郎，下邊沒唱的戲了。但只是當下我要出差，往江南高郵去，大約兩個月，才可完這宗事。你們慢慢的要，千萬不可逼得緊了，打斷了他的想頭。我如今上老郭錢桌上，講那宗餉銀換錢的事，還抽一張舊押票。」眾人以虎鎮邦為建了頭功之人，一齊送至大門而回。

貂鼠皮道：「適才虎不久那話，雖說的有理。但他是看透了這賭賬不得三兩日完賬，他又上高郵去不在家，所以他叫慢慢要的。依我看，咱要趕緊為妙，一來怕小豆腐他大回來，要著就要惹氣淘神；二來譚家這宗賬先盡著要在手裡，咱先多使幾兩。賭博賬，誰定著官價哩，誰多使些，誰便宜些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你說的是。再遲兩三天，看他動靜何如。」

細皮鯁笑道：「你們這光景，是半截強盜半截佛，那再乾不了事。今日你就親自去討，只說虎不久兒執意不依，咱又不得罪他，有何妨呢？」夏逢若道：「您怎的不該去？」細皮鯁道：「俺幾個說話俱不入耳，你與譚紹聞有神前一炷香，換帖弟兄，說話兒分外中聽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少不得我去走一遭。」貂鼠皮道：「這光景還去不得。」貂鼠皮一面說著，一面早把夏逢若脖項紐扣兒扯斷。夏逢若道：「怎的說，怎的說，這是做什麼呢？」貂鼠皮笑道：「苦肉計。你到譚家就說，你情願三日後楚結，虎鎮邦就一手攢住領，只說：『為朋友的，要兩刃斧兒齊砍著，為什麼單單只曉得為盟兄弟呢？』幾乎要打耳刮子。」

譚紹聞原是親見虎鎮邦昨日囉喏，如今不信，又如何不怕呢？

你的話便好說了。」

言尚未已，小豆腐兒腰中偷了一百二十兩銀子送來。夏逢若等喜歡不盡，誇了句：「真正漢子家做事，一清二白的，毫不麻纏葛藤。」還要款留，小豆腐道：「家父有個信來，說今晚就到家。不敢多坐，回去罷。」眾人拱手相送，好不親敬。小豆腐去了，貂鼠皮道：「咱把這銀子撥出五十兩來，換錢清白了酒務、麵店的首尾，回贖珍大姐的衣裳，咱先伙分拾兩。餘下七十兩，鎖在抽門內，等譚家銀子到了，一搭兒同虎不久均分。餘剩的，叫內邊夏伯母抽了肥罷。」夏逢若果然分開五十兩，剩下的放抽門內鎖訖。起身上譚宅來。

進的碧草軒，紹聞在椅子上睡著了。聽的腳步響，一顫而醒。夏鼎坐下，拍了拍手道：「咳！賢弟呀，你昨日慙了？呆了？贏了他兩個元寶，我不住使眼瞅你，想著叫你拔哨。你低著頭只顧擲，高低叫他贏了七八百兩。這銀子他今日就要。我見了你的回書，定他三日期，狗彘的不容分說，抓住我的領子就要動手，說我偏向了燒香兄弟。多虧了人多手稠，勸解開了。」

賢弟你看，把我的鈕釦子都扯掉了。這宗事，你看該怎的完結他？休叫他放屁拉騷的。咱以後再不惹他就是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委實手頭沒一分銀子，竟沒一絲法兒。」夏逢若道：「我若是手頭寬綽，定要替你墊上一半。爭乃我沒個銀皮兒，況且八九百兩。白急死人。你到底想個法子清白他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一向是知道我的，從不撒賴。但目下沒一點法兒。你的智謀高，看該怎的生法，我都依從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若說這七八百銀子，等著當地賣房，至少也得半個月說合，那虎不久是不等的。若說典當古董玩器，衣服首飾，一來也沒有許些，二來也不便宜從家中拿出來。看來這宗銀子，要向街上賒東西，向當舖典當才好。久後賭博搗成官賬，就好清還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只要家中不知覺，不拘怎的我都依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若要賒東西走當，這八百兩銀子，就得兩千多兩銀子東西，才當的夠。」

若是少了，估當的先不肯出價錢。平日還賭賬的人，也有搬白布的，賒花包的，捆葦席的，牽牛拉騾馬的，那不過三二十兩銀子交易，易的運動。這七八百兩銀子，若弄這粗硬貨物，便得幾十車，一發弄的聲名大了，著實難看。依我說，要上網緞店賒些綾羅緞匹，打造爐上賒赤金鳳冠，珍珠店賒大珠子穿金冠的牌子，藥室內賒些人參，只值錢的東西，又妙相，又當出價錢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這也難行。賒綢緞，沒有嫁娶的事；賒金冠霞被，我又不曾與家下掙下誥封；若說賒人參，俺家該說誰是病人吃藥哩？賒出來，原易得當，只是去賒時，張不開口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這可該怎的呢？」譚紹聞道：

「你且回去，我自酌奪。難說你沒本事對虎兵丁說，叫他款我幾天麼？」夏逢若心下又膺記小豆腐送的銀子，說道：「也罷麼，我就回去，盡著我跟他纏。他再說打的話，我就要見他的將主哩。」譚紹聞擺手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只與他私下和解，再休說官上動氣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左右是干係著賢弟哩，不然誰肯受他的氣呢？」夏逢若起身要走，譚紹聞送出衙門口而回。依舊坐在軒上，好不悶煞人也。

讀書只合守寒窗，散網緣何入匪場？

此日仍然添上悶，怎如寂寞只安常。

且說譚紹聞坐在軒上，心中左盤右算，這宗賭債難完。若說撒賴，那虎鎮邦是個魯莽兵丁，時候兒還不許遲，可見數日兒也不能短少的。且這宗銀子，無處起辦，若是說賣城內市房，鄉里土地，那得有一說便成的主兒？若是說街上鋪子賒貨走當還賭債，怎的到客商邊開口？不說原情，賒貨何干？說了原情，商家未必肯拿血本與別人周旋賭賬。若說家裡裝幾個皮箱走當，母親妻妾面前

說個什麼？且僮僕家人輩不成個看相。

左難右難，忽然一個短見上來。拍著桌子道：「不如死了罷！我見許多欠賭債的尋死上吊，想必就是我今日這個光景。」

只可惜我譚紹聞門戶子弟，今日也走了這條路徑。」忍不住痛上心來，暗哭了一場。尋了一條大麻繩，縛在樑上面，向家中低聲哭道：「娘呀，我閃了你也！」搬了一個杌子，站在上面，分開繩套兒，才把頭伸，忽的想道：「我現有偌大家業，怎的為這七八百銀子，就尋了無常？死後也叫人嗤笑我無才。」忽的又想道：「父親臨終時節，千萬囑咐，教我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我近今背卻父命，弄出許多可笑可恥的事，這樣人死了何足惜！」哭了一聲：「爹爹，不肖子願到陰曹受責也。」把足頓了一頓，狠的一聲歎，將頭伸入繩套之中，蹬翻小馬杌子，早已昏昏沉沉，到了不識不知地位。

且說王氏在家中，忽然心焦起來。見天色已晚，兒子尚不曾下學。恰好鄧祥照著一個燈籠，從樓院過去，王氏道：「鄧祥，你去書房中看看大相公，天晚了，還不曾回來。或者往別處去了？」鄧祥領命而去。德喜道：「我午後送茶去，把茶壺撇在書房內，我也趁燈籠取回來。」

二人進的園門，德喜道：「不知怎的，今晚我有些害怕。」鄧祥道：「走熟的地方，有什麼怕？那書房內不是大相公走動麼？」說著，早已到軒內，猛的見譚紹聞弔在梁上，把德喜兒早嚇的掉了魂。好一個鄧祥，全不害怕，放下燈籠，心頭一急，膂力添上千鈞，扶起杌子，站在上邊，用力一抱，往上一舉，那繩套兒鬆了，款款抱住，叫德喜道：「你休怕，還不妨事。你把椅子放的近些，我抱住大相公坐下，你好回家去叫人去。」

德喜兒向西間搬椅子，猛然看見老主人譚孝移背牆而立，驚道：

「那不是老大爺麼？」也不見答應，早把德喜兒嚇的倒坐在地，爬不起來。鄧祥道：「你胡說的是什麼！那是燈籠照的你的影兒。你快搬椅子來。」德喜強為掙扎，拉了一把柳圈椅。混身顛個不住。鄧祥也覺怕將起來，爭乃懷中抱著譚紹聞，無可放手，急道：「你把燈籠罩兒爽快去了罷。作速回去叫人，我抱大相公是不敢放手的。」德喜兒得了這一聲，往外就跑。走的猛了，被門限兒絆住，往外一跌，直跌到月台上，將鼻子已磕破，流起血來。鄧祥只是催，德喜兒也顧不得流鼻血，拐著一條腿，跑到家中。方進後門，便大聲喊道：「俺——俺——俺大叔，弔死在後學樑上了！」樓上聽的這一句，王氏、巫翠姐、冰梅一齊出來。德喜早倒在後門裡哼著，前氣不接後氣，說：「俺大叔後學裡弔死，弔死到後學樑上了！」這王氏哭了一聲：「兒呀！」就上碧草軒跑來，進的門來，看見軒上有明兒，只聽得鄧祥喊道：「快來！」王氏早已身子軟了，坐在地下，往前爬起來。巫翠姐、冰梅兩個女人挽著，也撈不動。多虧老樊後邊跟來，雙慶兒也到了，攙上軒來。王氏只是「乖兒、乖女」的亂哭。鄧祥道：「休要亂哭，擡起腿來，腳蹬住後邊，休叫撒了氣。你們慢慢的叫罷。」巫翠姐羞，叫不出來。冰梅扶住頭，叫道：「大叔醒醒兒！大奶奶叫你哩！」興官也來了，急道：「爹，你不答應俺奶奶，俺奶奶就要打你哩。」王氏跪下道：「若叫俺兒過來，觀音堂重修三間廟宇！」也是譚紹聞命不該絕，口中微有哼聲，鄧祥道：「罷罷罷，有了想望了。作速去姚先生藥舖，取點吹鼻散來。前日關爺廟戲樓上吊死那賣布的，是姚先生吹鼻子藥吹過來的。」雙慶兒早已跑的去取藥去了。少時，譚紹聞身上有略顛之意，鄧祥道：

「樊嫂，你擡住腿，總休放鬆。」雙慶兒取的通關利竅藥面兒來了，德喜兒忙在書案上尋了一支筆，取了筆尖兒，將藥裝入筆管，向譚紹聞鼻內一吹，譚紹聞面上欲作嚏狀。又吹了少許，譚紹聞把頭往前一起，打了半嚏。鄧祥道：「不妨事了，奶奶放心罷。」

又遲了一大會，譚紹聞微有睜眼之意。鄧祥叫道：「大相公，大奶奶在此多時了。」譚紹聞漸漸甦醒。看見家人都在面前，欲扭頭而看，覺脖項疼的要緊，只得將眼珠兒滾著看，方想起自己是縊死救活的。見母親拉住手兒，淚流滿面，良心發動，強伸一隻手，拉住母親手兒，忍不住自己說道：「這樣人你哭他做什麼！」王氏道：「兒呀，你只會說話就罷了。我見你親，你休死！我老了，你為我，你再休死了！」說的滿屋人無不嗚咽。

又亂了一會，譚紹聞全魂已復，離了鄧祥懷中。這鄧祥把渾身衣服，汗都浸透了。正是：

個個人兒惡死亡，博徒往往好懸樑；

只因勢迫並情窘，尋出人間救急方。

此時巫翠姐、冰梅攙著王氏，鄧祥、雙慶兒攙著譚紹聞。

那德喜兒於先時眾忙之中，只得仍到軒上，此時依舊罩上燈籠，提著在前引路。忽的一聲道：「哎喲！那不是老大爺，又在廂房門外站著哩！」眾人扭頭往廂房門外一看，卻沒個影兒。鄧祥道：「那是你的眼花繚亂，把人影兒當就大爺了。」譚紹聞頓了頓足，咳了兩聲。

一路回到樓上，這德喜大聲哭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是該死的人，我兩三番見過大爺，想是我不得活了！」老樊道：「小孩子家，張精擺怪的，單管著胡說！」鄧祥道：「德喜兒他不是說謊的。在後書房，我是不敢說，怕你們膽小害怕。我卸弔時，親身見老大爺站在西牆燈影裡，拍手兒，卻不響。以後他回來叫你們時，我抱著大相公，聽的嗟歎，彷彿是老大爺聲音。起初我也害怕，後來怕的極了，也就顧不的怕了。德喜他全不是說慌，若不然，他放聲大哭是圖什麼？」王氏道：「既是德喜見老大爺，想是他的陰靈不散，你們到前廳燒張紙兒，叫他休-----Page214-----

歧路燈

· 531 · 再出來嚇孩子們。」惟有德喜不敢去。譚

紹聞道：「想是我做下不成人，爹爹陰靈見怪，我該去前廳磕個頭兒。」王氏道：「罷喲，這是他的靈柩放的久了，成精作怪的。以後只打算埋殯事罷。你今晚就在堂樓下內間睡，我伏侍你。」譚紹聞只得依命。

眾人向前廳燒了紙，已近三更天氣。德喜兒要隨鄧祥去睡。

原來蔡湘往南鄉未回，德喜就睡在蔡湘牀上。家內也各自安歇。

有詩單道譚孝移恍惚隱現的這個話：

父子真情脈脈通，山崩鍾應理相同；

試看孝思肫誠子，優見儼聞一念中。